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 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 惠澜 殷环环 顾焯青*

摘要 2019年3月29~31日,“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暨《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编委会在江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从高校图书馆质量评价与人才培养、“以人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图书馆学相关领域前沿动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作为知识服务中心的图书馆应完善质量评价体系,提升馆员素养,发展新型服务,满足新需求,谋求新进展。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质量评价 服务创新 “以人为本” 历史与未来 会议综述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3.0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也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将面临的甚至是“翻天覆地摧枯拉朽的变革”^[1]。在变革之际的关键时期,理性认识现实所处的社会环境,积极探索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历来被国内外图书馆界所重视。上个世纪出版的利克莱德(C. R. Licklider)的《未来的图书馆》(*Libraries of the Future*, 1965年)、兰开斯特(F. W. Lancaster)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 1982年)、克劳福德(W. Crawford)和戈曼(M. Gorman)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 Reality*, 1995年),以及国内徐竹生所著《未来图书馆学》(1990年)、徐引篱主编的《图书情报事业的未来——2010年发展预测》(1998年)等均是对图书馆(学)未来进行预测的代表作。近年来也不乏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图书馆未来所发布的报告^[2],国内张晓林和柯平等专家对后图书馆时代、后知识服务时代下图书馆未来转型发展的思索和展望^[3-4]。不谋未来,不足以谋全局。“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暨《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编委会于

2019年3月29~31日在春光勃发、花红柳绿的江南大学适时召开。编委会和编辑部23位专家学者、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公司的代表、江南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及部分骨干馆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的当前研究,畅所欲言,进行了一场精彩热烈的思想碰撞。

1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方向

1.1 图书馆的创新—变革—转型

当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创新驱动。图书馆人的创新动力源于环境的变化,或者说是图书馆危机所倒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消亡论一直存在于图书馆界。图书馆消亡预言的一次次失败使人们对图书馆行业的危机有些麻木。但是,危机还是不期而至。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范并思教授列举了作为现代公共图书馆发源地的英国在近些年来所充斥的图书馆关闭、托管、志愿者管理、私有化、裁员、经费削减、服务停止、员工罢工、抗议关闭的种种新闻。同样面临信息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却没有出现倒闭潮,原因在于美国图书馆人积极改变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探索服务创新。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面对危机,

* 通讯作者:顾焯青,ORCID:0000-0002-0828-1092,邮箱:guyeqing@jiangnan.edu.cn。



图书馆必须转型,以创新求生存。

近些年,学界围绕图书馆的“转型”或“重新定义”已开展了许多讨论。从2005年鲍尔·米勒博士提出“图书馆2.0”以来,图书馆2.0经历了从概念到现实的发展历程,直到2018年智慧图书馆的蓬勃兴起和深入研究。南开大学商学院柯平教授列举了关于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四种研究理论:一是“消亡论”,传统落后的图书馆可能或正在消亡,该理论对图书馆发展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有一定的价值;二是“危机论”,图书馆行业一直以来的稳定性导致缺乏紧迫感,而紧迫感的建立是变革的重要一环,至关重要;三是“社会价值论”,由于西方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图书馆的关闭和经费的缩减,众多学者论证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美国图书馆协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图书馆对于社区的贡献。该理论对于图书馆未来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四是“转型论”,图书馆转型来自空间、资源、服务和管理四要素的转型。近几年最大的变化是空间的转型,早些年是资源和服务的转型,但是管理的转型滞后,需要通过战略规划来推动。近年来被广泛热议的智慧图书馆能否变成现实或者是否是转型的终极目标,现在还无法定论。柯平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各种创新工作后认为,当前的创新实践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理论还相对比较滞后,理论对实践的支持不够。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5]安徽大学图书馆储节旺馆长提出,在信息时代,科学数据不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对图书馆而言,也是重要资产,科学数据驱动图书馆变革。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主要产生三类数据:GB级书目数据、TB级数字资源、PB级用户数据。图书馆不仅提供数据资源层面的服务,还需从海量文献数据中挖掘出可能影响用户阅读行为的焦点、热点问题,进而通过数据图书馆的互操作向用户提供深层次、个性化的服务,进一步推动实现智慧图书馆。

1.2 对高校图书馆的质量评价和图书馆基于SOA的评价范式转型

“双一流”建设对高校图书馆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提出了图书馆“全评价”体

系,以期为图书馆评价提供参考,进而提高图书馆质量。该体系的策略主要包括:(1)建立统计与评价平台;(2)结合形式、内容和效用三个维度,建立与完善以质量为重点的评价指标体系;(3)先易后难,逐步推进;(4)吸取传统评价的教训,不折腾、不磨人、不走场;(5)以数据为基础,以图书馆学专家为主导,效用胜出。

浙江大学图书馆黄晨副馆长从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结合本馆实践介绍了基于SOA的评价范式。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是一个组件模型,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称为服务)进行拆分,并通过这些服务之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基于SOA的评价范式包括五个组:指标组、数据组、建模组、文档组、平台与数据中心。黄晨还展示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协同工作平台,证明基于SOA评价范式的优势在于复用,每个小组可以高度专业化,最大限度优化人力资源。

1.3 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的新动向

2015年3月31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阐释了出版业跨界融合发展的新起点:技术融合发展、内容融合发展、渠道融合发展、人才融合发展。2018年,出版融合发展围绕技术创新、编辑创新、理念创新这三个核心点展开。

《大学图书馆学报》主编朱强研究馆员认为,知网从中文期刊数据库发展成专业数字化图书出版平台、发行平台、阅读平台,又开发了手机知网,从而打通了书和刊,实现了初步融合。未来如果再加上关联数据,就成了数字图书馆,若再加上一些智能化工具,即可发展成为一个智慧图书馆。通过知网的演变过程,可见数字融合出版已对图书馆发展提出了挑战。业界因此提出了“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即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并存形式,也是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一个过渡阶段。朱强提出,如果图书馆不能顺利实现从以纸质资源为主到以数字资源为主的转型,则不管冠之以什么名称,都难以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图书馆必须做到资源与服务融合、资源与服务拓展。图书馆界不能仅仅看着数据库商在融合,侵占我们的领地,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强做大。我们不能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图书馆工作,而



要想办法去占领新的领域,参与到教学科研中去,成为别人必不可少的依赖环节。

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展和普及,电子书资源因具有轻便、方便等优势受到读者青睐。重庆大学图书馆杨新涯馆长介绍了该馆与京东公司合作的数字阅读 APP 平台项目,展示了“一组有趣的没见过的阅读数据”:2018 年度该馆纸本图书收藏总量为 132.35 万种,300 多万册,但是流通量只有 47.35 万册/次;而数字阅读平台有 23.24 万册书,但是借阅了 42.89 万册/次。数字阅读平台借阅最多的读者借阅了 1604 册/次,而纸质馆藏借阅最多的读者借阅了 453 册/次。平台上数字阅读量第一名的《1368 个单词就够了》(2837 次)一书并无纸质馆藏。阅读时长在 10 分钟以下的碎片阅读次数是 104 万次,10~30 分钟的 8 万多次,30~60 分钟的 1003 次,60 分钟以上的有 934 次……通过分析这组数据,杨新涯认为,一方面要鼓励碎片化阅读,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完成阅读计划;另一方面,电子书阅读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中,相应地,图书馆也应当增加电子书资源以满足需求。杨新涯还计划将这部分数据用来进一步研究阅读推广的“精准化”。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晶副馆长分享了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见闻。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哈佛图书馆拥有广博的内容、完备的体系,以独有资源催生新的学术方向,是凝聚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社区,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体系性、溯源性。尤其是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体系堪称学术图书馆特色资源样本,值得借鉴。它成立了“特藏与档案理事会”和“威斯曼保护中心”分别进行特藏的管理与保护,发布了《哈佛大学特藏与档案联合处理准则》(*Harvard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Joint Processing Guidelines*),还有“档案空间”(Archive Space)等一系列的特色资源数字化系统。除了保存、管理与共享特色资源,哈佛大学还利用档案和特藏开展教学,这有助于学生建立一种实证研究或取证研究的习惯。哈佛大学第 21 任校长查尔斯·威廉·埃里奥特曾经说过:“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通过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资源体系的了解,我们可以推断,哈佛大学图书馆为这所一流大学所发挥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而哈佛大学的世界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图书馆完备的特色资源体系密不可分。

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优先的原则,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提出了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建设基本路径,强调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强化跨部门协作,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局。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周晓英教授认为公共图书馆作为向国民提供信息服务和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也应当将健康融入其发展政策,抓住发展机遇,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新领域。周晓英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统一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认识;(2)掌握社会需求,分析竞争对手;(3)开展合作协作,包括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医学图书馆的合作,与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等的合作协作;(4)制定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空间、服务优势,探索健康服务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

1.4 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与馆员培养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本,惟有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和开发,让最重要的发展因素最大限度地活跃起来,我们的图书馆事业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而图书馆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图书馆所需的人才,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保障。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建明教授提出图书馆学教育现存的两大问题:一方面开展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高校越来越少,但教育模式却很多,课程体系的层次越来越多,内容泛化;另一方面图书馆员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科定位渐行渐远,教育定位与职业定位成了悖论。郑建明对此提出了两点反思:一是图书馆学的学科方向是数据科学,图书馆学的教育重点应当是围绕图书馆数据的整序、组织、揭示和利用,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应当完整体现图书馆工作的核心;二是图书馆学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科学,图书馆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事业,图书馆学教育应当培养既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又是专业需要的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姬芳常务副馆长通过整理该校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生的“图书馆管理”课程作业,分享了学生们对于图书馆的思考与认识,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1)高校图书馆是知识服务中心,应当完善馆藏资源结构,优化读者空间与场地配置;(2)高校图书馆是文化活动空间,应当具备人性化和开放化的文化场地,打造优质的服务品牌,并且联合



多方力量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3)高校图书馆是知识创造中心,应当提供像创客空间这样的自主学习与知识交流的场所;(4)高校图书馆应当更加关注智能化手段,线上图书馆更好的实现方式是手机APP或微信小程序,提供更加个性化服务;(5)区别对待本科生、研究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6)学科服务应当吸收一些研究生与教师,将高校智库服务作为学科服务新方式;(7)通过活动来增强与用户的互动性,提高关注度。

虽然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对于图书馆都有美好的设想,但是学生的实习与就业现状证明,图书馆并非图书情报专业学生的首选单位。而高校图书馆内人员流动性也很强,不少毕业生在工作3~5年都选择调离。宋姬芳认为,以上种种问题说明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缺少专业归属感,缺少图书馆事业精神。

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研究馆员重点强调了图书馆员的事业精神。肖珑认为专业图书馆员应有的基本素养包括:专业素养、职业精神、职业能力、继续学习和事业精神五个方面。专业素养是实际工作、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包括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对本馆的深入了解。职业精神是图书馆从业者所秉承的价值观、理想信念与追求,是图书馆员积极工作、使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爱国爱馆、以人为本、追求科学。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图书馆职业的知识与技能要求。继续学习的途径有学历教育、深度培训、专业会议、科学研究和轮岗学习。肖珑认为事业精神是指“当你以图书馆作为毕生热爱和奋斗的事业,并且想方设法为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各种服务,拥有建设世界大同的美妙图书馆情怀,任何时候不放弃不抛弃不逃避。”图书馆员应当按照职业、行业、事业自下而上的阶梯,结合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素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攀登事业巅峰。

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在分析章学诚“明道指向”的图书馆学核心思想时也指出,职业和事业的区别在于,职业是事功,而事业是更大的精神追求。图书馆工作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责任重于事功应成为图书馆员的精神勛勉。

2 “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他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作为高校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6]。“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巨大挑战。

2.1 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面向本科教学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范并思提出,高校图书馆曾经成功地服务了本科教学,满足了本科生作业、考试的信息需求。如文献分类法支持的文献收藏体系更有利于本科生根据学习需求浏览与借阅文献;文理分设、书刊分设、师生分设的空间结构更有利于本科生专业划分和学业进阶的文献需求。同时还建立了学科馆员面向研究、参考馆员面向学生的高端信息服务制度,以及新生入学指导和文检课为核心的读者培训体系。但是随着信息化大潮的冲击,图书馆服务也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信息检索系统易用性使师生对图书馆的需求不再“刚性”,图书馆服务也因此面临着学理危机。范并思认为图书馆服务的学理依据是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的藏书体系,包括内容体系、组织和服务方式,保证人们文献获取的高效率;文献的可重复利用性降低了师生书刊资料利用的成本;空间设施设备和文献的有机结合使图书馆空间成为激励阅读的空间。他认为在图书馆服务的学理指导下,高校图书馆面向本科教学的服务创新,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发展面向本科生的嵌入式服务,充分支持例如翻转教室、慕课(MOOC)、在线教育等新的教学形式,改善本科教学效果;提供空间服务和工具服务,成为学生活动和创新的中心枢纽,提升学生双创能力;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促进通识教育,服务特殊人群和阶段性特殊人群。

2.2 “以本为本”,重构高校图书馆学生支持服务体系

在2015年底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高校图书馆的定位、职能、任务和服务等多方面内容都提及到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全面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这也与“以本为本”的理念相契合。

西南交通大学高凡研究馆员分享了该校图书馆重构高校图书馆学生支持服务体系的实践案例。该



馆建立了以资源建设为核心和基础,集学科服务、信息素质教育、阅读与写作中心、学生工作平台为一体的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以《信息检索》为核心的课堂教学,以讲座培训和日常咨询为支撑的辅助教学,加强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注重信息能力培养;(2)以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为抓手,以传授检索技巧、培养信息分析能力为主,开展嵌入式教学,创活读写能力培养机制;(3)在国内率先成立阅读与写作中心,以读写融合为突破口,创新通识教育培养模式;(4)以经典“悦”读为主线,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建设书香校园,创优立体读写环境;(5)搭建图书馆学生工作平台,规范学生工作;(6)与教务处、学院学工组、学生处等合作构建学生画像,紧密围绕学生,服务教学与学生成长。高凡还特别介绍了该校受教育厅教改项目资助所开展的学生使用图书馆情况与其学业成绩的关联研究。通过跟踪分析 2013 级全体本科生 8 个学期的学习成果数据(学习成绩和获奖情况)和在图书馆利用的行为数据(门禁通道数据和图书借阅数据),实证得出学生的图书馆使用行为对其学业成绩、获奖情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研究结论。

2.3 探索信息素养教育新模式

“以本为本”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才培养,高校所有工作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核心。信息素养教育更是与培养目标直接相关,是“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需要。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唐承秀馆长以该馆承办的“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为例,探索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模式。她向会议分享了其总结的“以赛促学”和“以赛促建”两大经验:一是以赛促学,大赛推进信息素养的概念和技能融入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中,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信息共享能力,增强大学生对信息素养技能的学习和关注度;二是以赛促建,大赛也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和利用,参与大赛工作的馆员能力普遍得到提升,图书馆在学校的影响力也持续扩大。同时,大赛取得的良好效果彰显了图书馆对本科教育的贡献度,体现了图书馆深入嵌入本科通识素养培育的价值。

3 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研究的未来走向

3.1 书理学视角的图书馆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探讨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鹰教授以“书一人一

用”为理论轴心,以“资源是基础、人员是关键、服务是目的”为三原则,把图书馆系统视为物理系统抽象分析,提出了书理学理论,论证图书情报学一体化的走向。书一人一用是一种形式构造,形式与内容相表里,因而需要有独特的内容构造以具体深化,才能实现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结合,而数据—信息—知识正好可以提供内容构造和学科结合的基础。叶鹰通过求同、存异对图书情报学一体化进行了探讨:求同体现在图书馆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宏观思想到微观技术的实现以优化运用,情报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微观技术到宏观思想的提升以指引决策;存异体现在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仅针对图书馆学,布鲁克斯情报学原理仅针对情报学。两者在具有共同的文献计量规律基础上,通过形式分析与内容分析的有机结合实现统一。图书情报学一体化的未来在于,图书馆学当更多关注书一人一用的展开,情报学可更多关注数据—信息—知识的拓展,把图书馆学的理想驱动与情报学的技术驱动融会贯通,从而构成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相辅相成的知识体系以及共同开拓的研究前沿^[7]。

3.2 中外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研究热点的比较分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司莉教授团队以 2014~2017 年 iSchools 联盟院校的研究者发表在 Web of Science 上的成果和国内顶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机构的研究者发表在 CSSCI 上的成果分别作为国外、国内研究数据样本,基于相关统计工具及可视化软件,从词频统计、共现分析、主题聚类及关联规则等方面进行主题挖掘,总结出中外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研究热点。其中国外的研究热点主要有:(1)信息交流和信息行为;(2)机构组织(企业)信息管理;(3)特殊(弱势)群体的信息服务;(4)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5)数据可视化;(6)健康信息学相关研究。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有:(1)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问题研究;(2)基于可视化技术的文献计量分析;(3)知识组织与传播相关研究;(4)数字图书馆问题研究;(5)用户信息交流与行为;(6)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7)学术评价;(8)图书馆创新服务。

总体来看,“信息、技术和人”三者及其之间关系为研究核心的共同点没有变,国内外都比较关注“社交媒体和社会网络”“信息组织与检索”“可视化”这



三个主题。不同之处体现在:国内突出对“图书馆”相关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文献计量学或信息计量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国外突出对“健康信息学”“弱势群体”的研究关注,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既重视传统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也注意吸收数学、统计学、以及交叉学科中特有方法的利用。

3.3 学术评价视域下的作者合著及名誉分配

近几十年来,各学科领域普遍存在作者合作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这既有学科本身发展的推动,又有评价政策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图书馆蒋颖副馆长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分析了作者合著与名誉分配问题。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多研究证明,合著可以促进高水平成果的产出,合著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也比较高,他们普遍认为合著可以促进高水平成果产出。但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表明每个学科的情况是不同的,关于论文的合作规模与被引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结论,个别学科甚至有负面作用。随着合著增多,问题与争议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师生合作中的纠纷突出,尤其在我国,焦点在于第一作者之争。蒋颖对此提出了四大解决之道:(1)加强学术规范管理,制定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学术规范,强调和明确作者的责任,从道德规范上升到纪律约束;(2)加强宣传和学术道德教育;(3)修正不合理的统计评价指标,完善学术评价政策;(4)发布作者贡献声明。该声明有利于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作者名誉,为学术评价打好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当署名,保障合作者的权益;使内部道德要求变为外力约束,更加阳光、开放,便于监督和管理,有助于建立科研过程可追溯制度,最终实现自律与监督并重的管理目标。最后,蒋颖建议《大学图书馆学报》也采用作者贡献声明方式公开每位作者的工作与贡献。

3.4 从历史看未来与历史研究领域的未来

未来是尚未发生的事,预测未来并非易事,“我们谁都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因此任何对未来的具体描述都充满风险”^[8]。彭斐章先生也认为对将来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探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具有较大难度”^[9]。傅荣贤将与会专家对图书馆未来、图书馆学教育未来的诸多探讨类比为对明天天气的预报,“只要明天没来,不管你预报多准确,我都可以不信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昨天和前天的天气情况对明天作相对准确的预报,这就是历史“以史为鉴”的作用。他通过列举两个例子:简帛

和纸张并行 400 年的时间后才被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印刷术自唐初问世又经过 200~300 年,五代时期经冯道的推广才逐渐流行,认为今天的纸质文献和图书馆同上述事例一样,正处于徘徊和挣扎的阶段。傅荣贤又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例,认为通过唯物史观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加上与逻辑的统一,可以很好地论证明天,这也是历史研究对未来的意义。据此,他认为纸质文献必将被取代,明天的图书馆会消亡。傅荣贤认为古代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思想文化可以为今天提供思路,这是历史启迪当下和未来的价值体现。为此,他基于对章学诚校雠学的本质——“明道”指向和“会通”路径的探讨,阐发了章学诚图书馆学思想的当代启示。章学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应付编目、采访等文献资源建设的表层,而是胸怀“反思天下学术,为之商榷利病”的目标,进行“明道”,在将文献捋顺的同时,把背后的文化捋顺,把背后的社会捋顺,这是章学诚最可贵的地方。尽管章学诚的“明道”是带有封建统治意识的,但他的“道”已经超越了今天图书馆的机械工作的高度。傅荣贤认为,透过章学诚“明道”的目的论指向和“汇通”的方法论路径,校雠学不仅是文献整理的工具系统,也是文化秩序的构建系统,由此确立了校雠学之于学术文化的反向能动作用。这意味着图书馆的目录工作不仅可以被动地整理文献,还可以主动地表达文化主张。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致力于提升文化境界,将大文化语境与藏书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以重视思想深度和文化关怀而高标独秀^[10],这是未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值得汲取的有益养分。

江南大学顾焯青副研究馆员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历史研究对未来的意义,“知古以察今,鉴往以知来”。他还以自身经历为例,介绍了个人通过图书馆史学研究在数据库采访评估、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学科馆员学科服务水平、校庆馆史布展和纪念册编纂等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顾焯青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迅速升温的态势,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冷静指出了不足:琐碎化趋向严重,纯考据性研究成果居多,而有思想的整体性分析欠缺,研究视角和写作范式老套单一,研究维度不够立体。随后,他从史观与史识、史料、研究的内容领域、研究成果的传播普及和评价、研究的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重点阐述了其对图书馆史学



研究领域未来走向的看法,并从基础原理、类型、时间、空间几个维度提出了未来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值得深化和拓展的十大研究方向。同时,他也理性提出,要警惕“历史学帝国主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滥,不能“全民搞史”,“如果每个馆员都特别致力于历史研究,我们就不能运行管理我们的图书馆”^[11]。图书馆史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更要耐得寂寞,能持之以恒。顾焯青最后引述了我国图书馆史家谢灼华教授在第二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发言中的一句话,“守住阵地,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团结协作,一点一点地做出来”^[12],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4 图书馆学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建议

本次会议的特邀嘉宾爱思唯尔的产品经理陈秋霞女士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专家委员会的情况并对中国图书馆学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提出了相关建议。陈秋霞指出,期刊的国际化包括内容、人(编辑与编委)、平台和渠道三大要素的国际化。在2018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专家委员会暨 Scopus 中国学术委员会,杨卫院士担任专家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旨在推荐高质量的中国期刊被 Scopus 索引,增加中国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来自中国的期刊由中国擅长该领域的学者来进行评价。近年来,《大学图书馆学报》也认识到进入本学科国际知名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是提高在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可见度”的重要途径之一^[13],并已与 EBSCO 签约,正在向其旗下的《图书馆、情报学与技术文摘》全文库(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TM with Full Text)传送数据。但 Scopus 作为现行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文献摘要和索引数据库,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进行文献调研的一个门户窗口,收录的期刊文献情况也已经对机构在国际上的学科排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比单学科的文摘索引数据库更大。陈秋霞详细介绍了 Scopus 数据库收录期刊的 5 大类 14 条定性和定量遴选标准以及收录流程,这些对《大学图书馆学报》争取被 Scopus 收录很有参考价值。她还特别分析了 Scopus 所收录的全球图书情报类文献(2013~2017 年),发现在 2015 年剔除了一份质量已经不符

合收录标准的我国期刊前,中国的发文量仅次于美国,并较大领先于第三名英国,但篇均被引量仅高于印度;2015 年后,中国的篇均被引迅速攀升至与英国相当。由此可见,在规模相对不大的图书情报学领域,一份较差质量的期刊会急剧影响其所在整个国家在该学科的全球影响力。基于此,她也希望把国内质量优秀的期刊推荐到 Scopus 中。陈秋霞认为本次编委会的诸多报告精彩纷呈,这些内容也是国际学者所需要的,如果刊载这些内容的《大学图书馆学报》可以被国际文摘索引数据库所收录,则可以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5 《大学图书馆学报》情况简报与本届编委会总结

王波副主编首先介绍了 2013 年以来期刊的来稿用稿情况,肯定了编委的特殊贡献,其中 2018 年的来稿录用率为 3.9%,较 2017 年低了一个百分点。2018 年编委共发表论文 13 篇,较 2017 年增加了 3 篇,其中合著居多。在几项外部评价中,《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表现出现波动,为此编辑部要有忧患意识,努力改进工作方式,主动挖掘更多更好的优秀稿源,不断提升期刊质量。

本次编委会会议是《大学图书馆学报》第五届编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随后编委会即将换届。本届编委会较以往几届最大的不同是届内每年都定期召开一次编委会,专家们面向未来发展趋势围绕大家关注的热点主题,各自汇报研究进展并展开热烈讨论,会后发言报告形成论文投稿发表,充分发挥了编委的实质性作用。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期刊的发展,也有利于编委们自身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理论与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朱强主编在即将卸任之际,深情感谢了多年来对《大学图书馆学报》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编委。最后,朱强衷心祝愿《大学图书馆学报》今后能继续不断取得好的成绩,刊发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 1 刘伟,周德明.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趋势前瞻[J].图书馆杂志,2015,34(1):4-12.
- 2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EB/OL].[2018-04-05].<https://future-of-libraries.mit.edu>.
- 3 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1):4-16.
- 4 柯平,邹金汇.后知识服务时代的图书馆转型[J].中国图书馆学



- 报.2019,45(1):4-17.
- 5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2017-12-10(1).
 - 6 教育部.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EB/OL].[2018-04-05].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1806/t20180621_340586.html.
 - 7 叶鹰.图书情报学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及其开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2):15-25.
 - 8 同1.
 - 9 彭斐章.序[M]//徐竹生.未来图书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序言页1.
 - 10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6:12.
 - 11 Felix Reichman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brary Science[EB/OL]. [2018-04-05]. http://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2142/6169/1/librarytrendsv13i1e_opt.pdf.
 - 12 王蕾.敬惜字纸:读网时代的纸张崇拜和文献情结——“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纪要[J].图书情报知识,2008(4):103-104.
 - 13 顾焯青.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与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走出去”[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1):20-31.
-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图书馆,无锡,214122
收稿日期:2019年4月14日

Review of High-end Forums on Future-oriented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A Summary of the 2019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f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Hui Lan Yin Huanhuan Gu Yeqing

Abstract: A high-end forum on “Future-oriented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itiated by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was held at Jiangnan University on 29~31 March, 2019. The experts attending the meeting ha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from the aspects of quality evalu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c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frontier developments in relevant fields of library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library as a knowledge service center should improve its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enhance librarians’ quality, develop new services, meet new needs and seek new progress.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Quality Evalu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Based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istory and Future; Review of Meeting

封面照片简介:三明学院图书馆

三明学院图书馆于2004年5月随着学校升本建院更名,其前身是从三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三明职业大学、三明师范学校等三校图书馆合并组建的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发展而来。馆藏文献源流可追溯到福州致用书院(1871年)一福州东文学堂(1898年)一全闽师范学堂(1903年)藏书。

逸夫图书馆大楼于2009年5月竣工使用,建筑面积22078平方米,阅览座位3140个。设有流通阅览厅、多媒体视听沙龙空间、展览空间、创意空间、学术报告厅、自主学习空间、密集书库、研讨间、“闽师之源”文献室、校展览馆等全开放、多功能、绿色温馨空间。流通阅览厅每周开放时间110.3小时,自主学习空间每周开放时间122.5小时。

馆藏纸质图书153.12万册,生均图书106.98册;电子图书161.08万册,中外文数据库45种,自建“闽台客家文献数据库”等特色数据库、三明学院知识资源服务平台,加入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平台,在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相继设立工作点。

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致用文化教育基地”项目被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确定为第三批福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目前已初步形成集纸质与数字资源、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休闲阅读于一体的可持续知识服务体系,正积极应对新时代知识生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办馆理念,以“读人、读物、读事,致德、致用、致远”为服务追求,以“重新定位、重造空间、重塑形象”与打造“致用文化强馆”名片为“十三五”发展目标,努力建设成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图书馆。